

年终专稿

回应世界的呼唤

——2024年教育心理类图书评述

彭呈军

棱镜是一个可以改变光线角度的半透明材料,它能够反映、改变光线的色调、纹理和实质。我们被这样的棱镜包围着,当我们透过棱镜凝视外面的世界时,光线集中,色彩增强,事物的形状会膨胀或延展。这个棱镜不仅仅为观察者一个人改变世界的曲线和光亮,被观察者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成为观察行为的参与者。

人的内心追求稳定,然而这世界没有什么永恒,人们对于不确定压力之下的当代生活节奏感到焦虑,有时还会产生相当激烈的反应。其中的许多反应可以被理解为试图阻止这种压力,也就是说,试图抓住一些可以提供稳定性的、有价值的东西。

教育成为一种抓手,或者是一种慰藉。2024年,教育类(包含与教育相关的心理类)图书的作者、编辑和读者们,通过图书这个棱镜,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并期望改变这个世界。假设2024年出版了1000种教育类图书,可能反映了1000种从课程中提取出教学内容所表达的、我们追求意义的方式,这种追求行为暗示了某种比在工具和科学意义上追求知识更多的东西。追求的概念反映了将教育、课程与教学作为对经验的生动回应的理念:作为一种尝试理解、理解、欣赏、期待的表达。对意义的追求尽管可以为生活带来新的奇妙的见解、工具和方法,但是,这种追求不是姿态上的壮观,也不是目标上的获取,而是开放意义上的参与。

新课程理想的落地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及2020年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主体上为学校学课程描绘了一种理想与蓝图,区域如何为学校推进新课程提供支持和保障,学校层面实施新课程需要哪些专业支架,教师们需要怎么做才能让学生更好地学会,简而言之,设计图如何变为施工图,是摆在教育人面前的课题。

2024年初,《聚核心素养 做学科规划:义务教育学期课程纲要精选》和《育时代新人 绘课程蓝图:学校课程实施方案精选》展现了广州市天河区教育人的行动。其实每位学者、教师都可以作自己个性化的阐述与实施,这就使得各类冠以“新课程”的相关图书在2024年高频亮相,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新课程关键词》一时成为寒冬里的火热品种。如果我们作一些延展就会发现,与新方案和新课程密切相关的诸如“项目化学习”“单元教学设计”“跨学科”“学历案”“教学评一致”等,成为出版社编辑们的选题重要方向。

对课程史的回望与反思

一位很有影响的校长在一次演讲中,激情地向观众发问:“如果我们改变课桌的排列方式,比如变为围绕讲台的弧形,可不可以?”“学生就餐时,就用一套瓷套餐具,打碎餐具的声音就是成长的声音,可不可以?”这不只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观众感佩校长对学生成长的用心与关心,这更是一套观念、一种教学与成长的哲学。我

们可以从课程与教学史中,找到这种观念的踪迹。教育史中,很少有观念原本就是成熟完美的,相反,它们通常要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把观念放在历史的视角中来看,会使得读者能够更加充分地认识当代教育与课程的主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勇的《百年寻路: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和浙江大学副教授屠莉娅的《中国课程政策话语及其伦理的百年变迁》,是两部教育与课程史方面的作品,具有历史意识的读者从中可知道很多重要主题从何而来,为什么认为它重要。就像我们熟悉了某个人的过去经历,就对那个人的当前行为有更多的理解一样,我们对教育与课程历史起源、发展研究越多,我们对当前教育与课程的理解就越深刻。当然,回望已经发生的历史,可以帮助读者寻找灵感、避免曾经有人犯过的错误,记录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是图书作者与编辑们的一种使命。上海教育出版社一直在做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国家教师发展报告”系列和“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研究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教育文化研究丛书”,可以作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展现中国教育智慧的重要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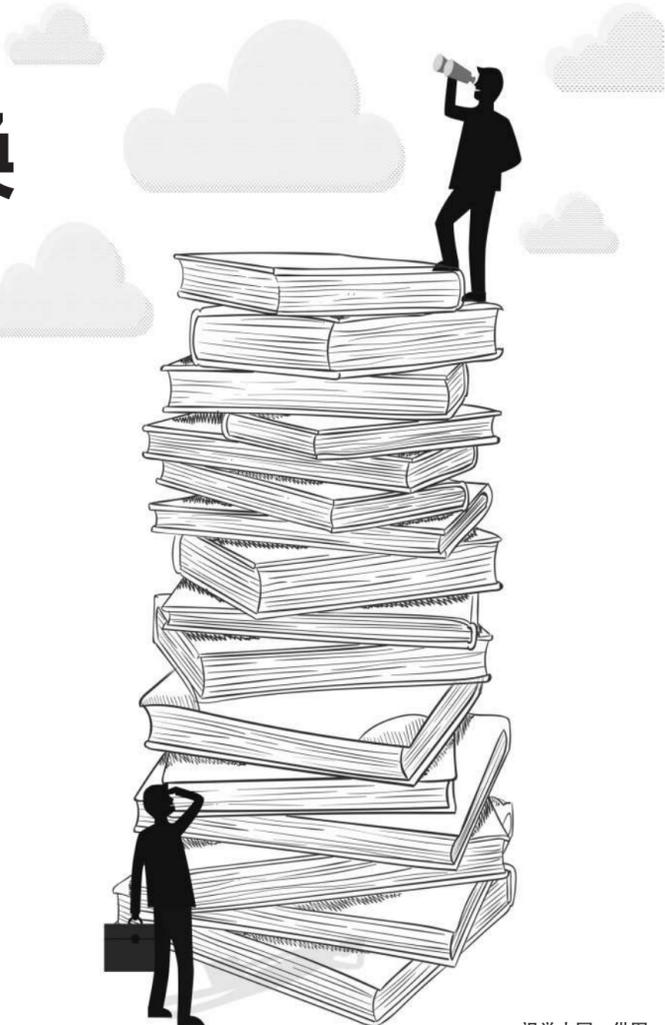
教育的本源即对人的关怀

好的教育研究者希望从教育的本源去观察、理解和思考教育的现实与未来。所谓“教育的本源”,是指所有的教育现象都从这一本源出发,并且所有的教育现象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本源上去。这个“本源”就是生命,它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基石,是教育之所以称为教育的根基所在。美国教育哲学家戴维·T·汉森在《重思教学召唤》中说:“对教师来说,教学行动发生的那一刻,学生的需要大于整个世界的需要。”他描述一位好教师,“提醒每一个人(学生)他们身处何方——不仅仅身处一个有些残酷的世界,更身处一个有意义、有教育发展、有友谊的世界,也就是说,像他们的教室这样的世界”。

叶澜教授说:“大家不要以为教育就是教小孩子,教育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教的是明天,它为明天而教!”“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活在课堂里》是李政涛教授写给愿意把生命献给课堂的教师的一首“抒情诗”。他以极大的热情与浪漫活在课堂里,努力写出课堂已有的样子和应有的样子,写出课堂的中国风格和西方风采,写出课堂过去的样子、现在的样子与将来的样子,从而写出教师生命的样子,活在课堂里的活泼泼生命的样子。《教育的彼岸》三部曲是褚宏启教授为中小学教师和管理者量身打造的“通俗教育学”,三本书以“现代精神”为逻辑主线,分别从“现代教育”“现代人”“现代学校”的视角,揭示了现代教育的本质,阐释了如何以现代教育、现代学校培育现代人,进而建设现代化国家。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校园欺凌

一直以来,校园欺凌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它可能发生在阳光无法照耀



视觉中国 供图

的角落里,发生在孩子们的闲言碎语中,发生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可能发生在某个意味深长的笑容里。《无人贻恨:校园欺凌判断与干预》的作者黄向阳教授提出,校园欺凌认知干预的三个要点:双方力量不均等、加害者主观恶意、受害者未激惹。作为教师,我们需要一双慧眼,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轻微、持续的欺凌,发现后不能以简单粗暴的处罚了之,也要讲究科学方法。希望通过我们的教导,能够让保持沉默的旁观者发声,能够让欺凌者身边的跟班醒悟,能够让欺凌者离开校园。

在《走出心理陷阱:告别消极思维的图式疗法自助书》中,德国临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面对情绪困扰,一切皆有出路:我们可以觉察、了解、理解、重新选择。当然,学生心理健康绝不是心理健康教师的独有责任,我们的家长、校长和教师们,找时间读一读《写给教师的心理学》《贴近学生做教育》《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管理与健康指导手册》,甚至不用读完整本书,汲取其中部分观念,也是很有助益的,用心理治疗的术语说,“觉察”是治疗的第一步。

AI汹涌而来,出版如何应对?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我们看到人类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进步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特别关注这些技术对教师的影响。在《教育新语:人工智能时代教什么,怎么办》中,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通过自己试用GPT-4等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独特经验,不仅回答了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关心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该教什么”和“如何有效学习”这两个核心问题,还提供了大量具体的案例,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家庭教育和课堂内外的实际应用。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有责任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在

现在和将来作出明智而良好的行为。在《给教师的人工智能教育》一书中,作者说,如今教师对人工智能构建有效的理解越来越重要,这样他们就可以做两件事:一是安全有效地使用人工智能来支持学生的学习;二是帮助学生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利用它的能力。

既然“拥抱人工智能”已经“不可阻挡”,那么有效的问题当是如何“有效”“安全”“健康”“合乎伦理”地在教育领域引入人工智能,在教育者接纳人工智能的同时,保持“必要的审慎”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当初,在互联网和智能通信席卷而来的时候,许多人欢呼“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今世界,越是发达的地区(城市),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反而越低,人们更感觉自己沦为了一座孤岛。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的发达以及传统社区的解体可能是两个主要原因。AI是个新生事物,我们无法确定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尤其是面对教育这个以人为对象、以社会的未来为对象的实践领域时,我们更需要审慎待之。

或许,在热情拥抱AI、神经科学与学习科学的当下,适当读一些教育伦理与教育反思方面的书,是适宜甚至是必需的,《正义、道德与教育:教育伦理学新探》《激荡时代的伦理教育领导:破解伦理困境》《教育学院的困扰》,可以让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

透过图书这个棱镜,我们可以感知教师们如何参与教育这项事业:你是如何栖居于你的世界的?你在学校和教室里如何生活?你的举止如何?你如何鼓励你的学生投入学习与生活——以一种激发他们审美、道德和智力能力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当教师努力回应这些问题时,他们将更加充分地融入这个世界,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作者系教育出版人)

程志

我们身处在一个由速度构筑的世界,因技术的不断突破,无论是宏观世界的加速延展,还是量子世界的持续冲击,阅读业已成为一场相对于空间地理范畴上心灵拓展的精神游弋。哲学家韩炳哲曾在《他者的消失》一书中谈论到“同质化”的问题,他认为:“同质化的恐怖正在席卷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质言之,无论是知识习得还是知识生产,都并未因现实“信息生产”的丰富而变得多样而丰富,这种与阅读私人性和个性化色彩相抵牾的现实,不得不让人们反思如何在当前普遍同质化的现实中保持住内心的独立。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认为,书写一份具有私人意义意义的阅读报告是十分有意义的,或者说在当前一个被媒介形塑的阅读时代里,突破“阅读茧房”是一个需要不断被重申的全新命题。

一年来,在专业阅读领域,我始终处于一种持续性的“补课”状态,尤其是对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场,笔者以为急需一种研究方法的转向。比如近年来极为突出的文学文献学研究转向,曾祥金的最新文章《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档案”路径》,以一种鲜明的文献学视角,向学界展现了当前文学档案学研究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全新意义。他认为,“现代文学档案文献具有原始性、限制性、颠覆性和关联性”等特征,并深刻地指出,这些文学档案“在发掘和抢救史料、还原作家面目与文学史真相以及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三个方面都有较大意义”。得益于他的关联研究,我也关注到易彬《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论衡》一书,该书分为新材料与新问题,版本与期刊,书信与日记,口述与年谱,期刊、选本与作品集及融合文献、文本和文学史视域的综合研究等六个部分,可以说这是近年来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收获。

此外,我也依旧在持续关注着文学制度与文学史方向的研究。在文学制度研究方面,王本朝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可以说是其中的典范性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问题,探讨了文学制度参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和作家作品的生产与生成问题。如王本朝所说,该书是“将文学制度作为方法,重新反思和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和生产过程,它不是作家、作品和读者,或媒介、社团、批评和奖励,某个单一因素产生的效果,制度研究不仅是视野或视角,而不仅是观念或方法,而是对文学要素的整合与重构”。换言之,王本朝是以文学制度研究作为方法,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立场,具体结合文学生产的社会语境,以一种超越文学独立和作家作品中心论的简单化思维和艺术特殊性眼光,借此形成文学研究的批判性话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探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制度作为自晚清以来伴随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现代化的过程,文学与社会发生互动关系的一种规范形式,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少数的民族作家朝颜的最新散文集《古般的舞者》则向读者呈现着她最新的生命经验和最近的生命思索,书中13篇长篇散文密集地组织了赣地非遗的人物群像,她欣然地在读者面前绘就了一幅赣地非遗的文化地形图:那里有延绵的山脉与河流,那里有故土熟稔的乡野记忆和真实的生命现场,那里有依然的愿景和必然的叹惋,那里有生命的被迫无奈和历史延续的无上荣光。朝颜的写作是从生命经验的乡野出发的,带着故土的问候和体温,她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了整个赣南,而非遗则成为她激活赣地经验、书写赣地文化的重要媒介物。它们作为一种在地性符号被编进朝颜的写作进程当中,也正因为这些过去的“记忆”和媒介物才构筑了我们的身份意识,连通了作为族群认同的基因密码,让我们拥有了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的“文化记忆”。

语文教育也是笔者一直关注的领域,在今年的阅读范围中有几本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的著作和教育叙事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其中有岳乃红的《走向深度阅读: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9讲》、朱胜阳的《写作照亮教育之路——一个草根语文教师的突围》和匡双林的《且读且写——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这三位教师把自己的研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向读者呈现出了一种精神高蹈而又丰富多彩的教师生活形态。当然也再度启示着广大的教师,唯有记录与学生的共同成长,唯有与学生一起进入文本、研究文本,唯有进行最广泛的阅读,唯有进行大量的反思性写作、研究性写作,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今年还读到了一本编辑出版领域的好书,书名为《湖南出版五十年》,该书让我领略到了独特的湖南出版现象,以蔡皋、钟叔河、唐浩明、唐俊荣、朱正为代表的湘湖出版人,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编辑功力嘉惠学林,他们的故事理应被更多爱书之人所知晓。

阅读的显著标签理应是私人化和个体性的,它不仅彰显的是读书人的审美旨趣,如今更多了一重抵抗同质化侵蚀的意味。

在文学作品方面,笔者今年

他者的见证

——同质化背景下的私人阅读报告

在诗歌、小说和散文上都略有关注。诗歌领域青年诗人王彦山的最新诗集《独坐》是我今年的一个意外之喜。作为一个已经出版了四本诗集的诗人,王彦山的诗歌风格可以说日渐鲜明,他诗歌中潜藏的“古典精神”,不断外溢的现代性焦虑,以及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诗学传统”都标识着一个日益成熟的诗人形象。王彦山在《独坐》中所显示的是一个诗人对自我经验的回望,对故乡的谨守,对所生活的日常都市给予的现代性批判。

与之相反的,房伟的《石头城》显示出了其敢于正视历史的胆识和为人民树立丰碑的勇气,他没有任何惧怕,没有在宏阔的历史面前显示出当代人的“书写焦虑”,尤其是在面对历史的严肃性、反思性与正当性问题上。作者不同于以往书写“南京抗战历史作品中侧重于历史瞬间的描绘、刻画单个或少数的拯救者形象”,房伟更多的是“强调被历史与事件遮蔽的个体遭遇,借助一支童军团体抗争与一个家族的毁灭,从独特的生命体验、普遍的历史景象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以此来呈现出南京城历史创伤的背面。

少数民族作家朝颜的最新散文集《古般的舞者》则向读者呈现着她最新的生命经验和最近的生命思索,书中13篇长篇散文密集地组织了赣地非遗的人物群像,她欣然地在读者面前绘就了一幅赣地非遗的文化地形图:那里有延绵的山脉与河流,那里有故土熟稔的乡野记忆和真实的生命现场,那里有依然的愿景和必然的叹惋,那里有生命的被迫无奈和历史延续的无上荣光。朝颜的写作是从生命经验的乡野出发的,带着故土的问候和体温,她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了整个赣南,而非遗则成为她激活赣地经验、书写赣地文化的重要媒介物。它们作为一种在地性符号被编进朝颜的写作进程当中,也正因为这些过去的“记忆”和媒介物才构筑了我们的身份意识,连通了作为族群认同的基因密码,让我们拥有了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的“文化记忆”。

语文教育也是笔者一直关注的领域,在今年的阅读范围中有几本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的著作和教育叙事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其中有岳乃红的《走向深度阅读: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9讲》、朱胜阳的《写作照亮教育之路——一个草根语文教师的突围》和匡双林的《且读且写——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这三位教师把自己的研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向读者呈现出了一种精神高蹈而又丰富多彩的教师生活形态。当然也再度启示着广大的教师,唯有记录与学生的共同成长,唯有与学生一起进入文本、研究文本,唯有进行最广泛的阅读,唯有进行大量的反思性写作、研究性写作,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今年还读到了一本编辑出版领域的好书,书名为《湖南出版五十年》,该书让我领略到了独特的湖南出版现象,以蔡皋、钟叔河、唐浩明、唐俊荣、朱正为代表的湘湖出版人,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编辑功力嘉惠学林,他们的故事理应被更多爱书之人所知晓。

阅读的显著标签理应是私人化和个体性的,它不仅彰显的是读书人的审美旨趣,如今更多了一重抵抗同质化侵蚀的意味。

(作者单位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荐读·2024

《巴黎评论·诗人访谈》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明迪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每当想起读《巴黎评论》时,我就会觉得非常放松,就像听一场谈话,听到作家们新奇的比喻或直言还会出声来,让人发笑的书是不多的。

我习惯从熟悉的作家开始谈起,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纳博科夫……等到熟悉的读完了,再听听不熟悉的作家在说些什么,在《诗人访谈》里我接触到杰克·吉尔伯特。《巴黎评论》问吉尔伯特:“你和美智子一起生活得怎么样?”吉尔伯特回答说:“纯净。一直是同一块布……一直爱。”读到这里,我马上买了吉尔伯特的诗集,果然是对的,“一种寂静如此完整”,我很快喜欢上了吉尔伯特。后来,我通过《诗人访谈》,喜欢上了拉金·博纳富瓦·米沃什……

读《巴黎评论》还有很多好处,我会知道诗人们、作家们在读什么,特别是很多作家都在读什么,还会知道他们是怎么写作、怎么生活的。不仅可以学到技巧、经验、观念,还可以提振写作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学会平地看待写作与生活,正如奥登所说:“诗人可不必都变成波西米亚人。”

写作课上,学生们问了我很多有关写作和阅读的问题,我建议他们去读《巴黎评论》,里面回答了他们绝大部分的提问,并且是各式各样的回答。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潜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虽然写于上世纪20年代,但谈的话题却是年轻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例如,“谈谈书”“谈作文”“谈情与理”“谈人生与我”等。我曾推荐给写课上的学生读,一名学生在读后感中说,这十二封信好像清泉一样洗涤着她浮躁的心。

这本书不仅年轻人喜欢读,就连我这样的中年人看了也觉得好。例如,作者在“谈读书”时说:“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在“谈作文”时说:“初学作文应该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在“谈人生与我”时说:“我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

这些道理不仅说得好,还说得通俗易懂;不仅好懂,细细体会,还有一番作者的深刻经验在其中。如作者所说:“我所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的,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讲感受过的道理,教学、写作都应如此。

《肌肤之目——建筑与感官》(原著第三版)

[芬兰]尤哈尼·帕拉斯玛 著
刘星 任丛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肌肤之目》是我一再重读的一本书。该书提醒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不只是视觉,视觉一书写一抽象思维只是体验、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我们还可以通过听、触摸、闻、尝来体验和认识世界。

帕拉斯玛在讨论“音响的亲密度”时,把有形之物呈现出的气氛、情绪描述得非常细腻、准确:“人们也能回忆起一座久未入居,没有家具陈设的房间里回荡的粗糙声响,这与有人居住之家的和暖气氛有所不同,家居里的声响被个人生活中数不清的物件表面所折射、所柔化。”

我觉得我们的写作课完全可以从这里学如何观察、体验和描述。建筑学家要研究的是如何“有无相生”,如何在有用与无用之间达成和谐,如何通过建造有形之物去营造无形的氛围、情绪。建筑学家对有形之物的营造有具体的实践和把握,而我们只是在使用有形之物、生活在有形之物中,很少有机会经历营造的过程。帕拉斯玛基于实践智慧的书写,为我们理解人与物提供了很好的启发,《肌肤之目》作为建筑现象学的经典,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现象学提供了门径和鼓励。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 周耿)